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七千二百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四

起柔兆泥灘五月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

載祖亥翻

五月丁巳是衆潰走保南陽

是火迴翻是不書姓

承上卷安祿山將攻魯是事也是自潁川走保南陽考異曰玄宗實錄云是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

傳舊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垆薦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

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

其翻夷陵郡峽州守式又翻上亦謂玄宗自靈武即位後

玄宗稱上皇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

稱肅宗為上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

陳留郡汴州譙郡亳州此二郡太

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

潘辯高恩雷崖瓊振儋萬安二十二州治廣州

度使趙國珍

趙國珍牂牁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

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按新書

方鎮表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略使天寶

十四載增嶺守捉使代宗大厯四年始置辰溪巫錦業

五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憲宗元和三年黔州觀

察增領涪州唐末始於黔州置節鎮疑此時趙國珍

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置黔中節度必有所據

南

陽節度使魯炁國珍本牂柯夷也

牂音咸
柯音哥

戊辰巨引兵

自藍田出趣南陽

趣七
喻翻

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

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

說巡曰

復扶又翻
勞力到翻說式內翻

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

誰為乎

為于
偽翻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

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驍堅
堯翻

騎奇寄翻
衡翻挑徒了翻
更工

三日至行唐

即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
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

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

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遺

翻

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

明

復扶又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

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

至恒陽思明隨至

恒戶登翻

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

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

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

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

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中

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郡唐之恒陽也考異
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厯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

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
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

改其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
月

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折而設翻奔于博陵光弼就圍

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即亮翻

下同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

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
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鼓鹿城間渡洿池水入無極

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易蕪大同紇蠟共萬餘
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
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衆頓軍恒陽

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叅軍
先人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
觀其舉止實為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
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
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
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
兵馬與二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
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
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
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
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為隊
每隊置旗兩口鼙鼙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
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陳山
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
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至六月二十
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萬餘級生擒數

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柱折槍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
劉昊斬斷而走生擒得昊至二十六日覆陣二十七日
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包謂
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
漁陽即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
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檀媯燕
等州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於此時多以范陽漁
陽通言之白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
通為漁陽也前此顏杲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賊往來
絕矣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

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
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
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

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
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

曰

為于偽翻說式
芮翻下密說同

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

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

陳

更工衡翻行戶
剛翻陳讀曰陣

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

尚莊皆佐命元勲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

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

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

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

偽于偽翻作阿法今從唐厯統紀舊傳

考異曰祿山事迹

祿山議奔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

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

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

說式芮翻玄宗實錄云或勸翰

考異曰

留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

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況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

翰雖心計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

國忠則安肯慟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

檄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縛而來束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彊王師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齎罵祿山之檄請乾祐乎必無

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此理今不取

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

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

說式芮翻援于元翻

於公豈

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

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

時監牧五

坊禁苑之卒

率謂之小兒上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

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

將即亮翻

名為禦賊實備

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

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請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

此祿山之用間也陝失冉翻

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

趣讀曰促下以義推

翰奏曰祿山

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

羸倫為翻誘羊久翻

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

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

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令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

上時掌翻質音致

賊

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

戌引兵出關

逗音豆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

考異曰幸

卧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

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闕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令軍出闕勢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受追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携首至於軍門眾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闕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闕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凌準邠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宛洛賊之餘眾盡委思明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闕城不守京室有

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
唐厯會領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
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
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
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已丑
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聞志今魚米之
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更名見二百乾祐
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

乾祐會戰

薄伯各翻隘鳥介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

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
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
關已丑遇賊庚寅戰此近
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

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少始紹翻趣讀曰促將即亮翻又音

如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

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而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

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犴車之前縱火焚之

乘繩證翻塞悲則翻

草

考異曰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煙焰所被

義翻被皮

官軍

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

射而亦翻

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

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弃

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噉聲振天地賊乘勝

感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河北軍翰所自

也將者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

首陽

山當是首山行陽字首山在蒲州河關外先為三塹皆東縣界與湖城縣之荆山隔河相對

廣二丈深丈

廣古曠翻深式沒翻

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

之以度

踐息淺翻

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

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

復扶

又翻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

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

衆一戰弃之何面目復見天子

帥讀曰率復扶又翻

且公不見高

仙芝封常清乎

謂軍敗必誅也事見上卷上年

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

馬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

東

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湖

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

事見二百十六卷天寶十一載

今定何如翰

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

山李祇在東平

李祇即謂吳王祇

魯炆在南陽

炆火迴翻

陛下留臣

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

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

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

東都

苑中
也
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弃

郡走

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州化州

所在守兵皆散是

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

見賢通翻

但遣李福德等將

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

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舉火

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

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

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

相息亮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侍直里翻

至是首

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

涕

朝直遙翻下同
據巨魚翻急也

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

唯于
癸翻

國忠曰

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

過仗下

朝罷則左右三衛
立仗者皆休下

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

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

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

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

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

鑰託以劔南節度大使潁王璪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

璩公了翻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

為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

宮移仗歸大明宮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

明宮為北內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

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廐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

馬楊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常見素力爭

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

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

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頻使按賊陷潼關鑾輿將出人

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

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歸功

見素事乃近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此

誣今不取

翻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

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

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

延秋門唐長安禁苑

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色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後改為通光殿西出即延

秋門

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

妃主皇孫之在外者

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

藏徂浪翻

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

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

困吾赤子

史記玄宗有君人之言

是日百官猶有入朝

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

唐朝會之制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

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勲仗以勲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勲翊衛為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座金吾將軍一人奉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勦以木契自東西閣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門既啟則宮人亂七刻乃下常參殿朝日六刻即下

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

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

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

帥讀曰率

又募

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

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

士使撲滅乃來

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思藝為之撲普卜翻

上遣宦

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

咸陽

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

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

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胡餅今之

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細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

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陷故曰胡餅也

於是民爭獻糲飯

糲盧達翻麤也

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舍木煮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戲上

入宮憩於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
抱上足嗚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
袖中盛餬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
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迨暝黑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
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
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
孫已下咸以手舂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
又無釭燭從駕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
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

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魚米之上皆酬其直慰

勞之

到勞力

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

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

誅之

事見上卷上年

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前王務

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

直言天下賴以安平

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

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

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

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

膳而至

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

上命先賜從官

從才用翻下時

同從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

夜將半乃至金城

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

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在

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

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枕即任翻藉慈夜翻復扶又翻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

驛

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

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

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

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

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

至西門內

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軍士追殺之屠割

支體以槨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

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

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所槓腦血流地衆

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

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

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

處昌呂翻

入

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

京兆府司錄參

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

軍掌正違失涖符印開元元年改曰司錄今衆怒難犯

引左傳鄭安危在畧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

子產之言

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

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

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將即亮翻下同

上乃命力士引

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

禮等乃免曹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

勞力到翻

令曉諭軍

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

裴柔故蜀倡也

與其幼子晞及號

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

追捕誅之

帥讀曰率下同

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

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

朝直遙翻使疏史翻

將士皆

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

之靈武或請之太原

也

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

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

少未易東向

易以鼓翻

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

考異曰幸蜀記曰

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劔南又諸

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

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

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

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咸一郡嘗霸中原秦隴

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翦彼鯨鯢事將取

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厯

上詢于眾眾以為然乃從之及行

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

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

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

帥讀曰率

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

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

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

離力智翻

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

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

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使回轉也跋蒲撥翻

建

寧王倓

倓徒甘翻

與李輔國執鞆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

棧道

鞆苦貢翻棧士限翻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

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

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

之戀乎

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清七政翻考異曰舊宦者傳李靖忠啟太子請留

張良姊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姊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大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

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

俶昌父六翻

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

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

偵丑鄭翻

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

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仗內六廐飛龍廐為最上乘馬

且諭將

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

亮翻

又諭太

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

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

上已南邁而太子留在後故南向號泣號戶刀翻

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

張良娣在軍中自此構建寧之禍

且宣旨欲

傳位太子不受俶倖皆太子之子也已亥上至岐山

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鶉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

為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

又移理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石緒驛

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

軒諭之曰朕比來哀耄

比毗至翻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

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茆涉

至此

草行曰茆水行曰涉

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

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

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

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

為于偽翻

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玄宗於此有楚

昭王去國喻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為是言也出於不得已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

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

倓曰殿下昔常為朔方節度大使

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

將吏

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

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

時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

賊入長

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

太子自奉天北上

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時武功幽州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

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上時掌翻

一比至新平

比必寐翻及也

通夜馳三百里

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

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

之

新平郡幽州安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穀訖岳翻

庚子以劔南節度留後

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書烏氏

驛名康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寧州本北地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氏音支獻衣及糗糧至

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糗去久翻平涼郡原州

閱監牧

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

至散關

散關在陳倉縣西南散蘇旱翻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

從才用翻將即亮翻

下使潁王璩先行詣劍南

璩公了翻錄七月壬寅上皇入劍門幸

考異曰肅宗實

普安郡命穎王璩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
上至駱谷山登高望遠鳴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
聽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
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
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韶州致祭案其詔乃德宗
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年七月詔舊
傳誤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瑁莫報翻將同丙午
也

上至河池郡

河池郡鳳州

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

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瑤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

道來訪防禦使瑤璉之弟也

長知兩翻瑤音禹使疏吏翻璉則鄰翻汝陽王璉寧

王憲之嫡長子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

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

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

歸仁俱降賊

降戶江翻

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

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

泌薄泌翻考異曰肅宗

實錄

即位之日以泌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玄

宗已命

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唐歷

作周秘今從

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突厥之臯蘭州興昔府思

玄宗實錄

結之蹄林州金水州賀蘭州盧山府皆羈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

招其部落以

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

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

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 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

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迹惟載七月丁卯巳巳祿山

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 日惟亂離記云六月

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

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抵牾

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

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

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風

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
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為京兆尹
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剽左藏
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
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徧檢諸書以張通儒為西京
祿山自反後未常至長安新傳誤也

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

中此西京苑中也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充用事常與嚴莊爭權

祿山使監關中諸將監工衙翻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

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
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

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

從才用翻

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

與張均張垧等皆降於賊

陳希烈以罷相失職張均祿張垧恨不大用故皆降賊

山以希烈垧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

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園南陽則南侵

江漢崔乾祐乘潼關之捷北取河東汧口堅翻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

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

之意

復扶又翻下始復同

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

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

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

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

甫音

平盧

節度使劉正臣將龍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

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

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

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處昌呂翻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

少遊

朔方所統有三受降城及豐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

節度判官崔漪支

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

靈鹽二州皆有鹽池故置判官

相與謀

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

治所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

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

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

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

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

杜暹開元中為相

涵道

之曾孫也

道永安王孝基兄子嗣孝基後

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

允資儲

允卑婢
翻具也

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

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

說輸芮翻
紇下沒翻

四方

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

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

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

靈武悉命撤之

史言肅宗以此
成興復之功

甲子上至普安

普安
郡劔

州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

見賢
通翻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

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

均張珣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

謂珣尚主也

是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

琯古緩翻相息亮翻

又祿山常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

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

不能言也

帥讀曰率逗音豆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

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憲部吏部曰文部

初張珣

尚寧親公主

寧親公主自興信徙封上女也

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

陳希烈求解政務

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

上幸珣宅問可為相者

均未對上曰無若愛堦堦降堦拜舞既而不用故均懷

怏怏上亦覺之

怏於兩翻

是時均均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

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常安石之子禮部侍郎

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常曰吾命相當徧

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

自初張均以下史皆追叙前事斌音彬

裴

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

不許

上時掌翻
嵬五回翻

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

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

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

將即亮
翻復扶

又翻上
時掌翻

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

臣舞蹈上流涕歔歔

自此以後凡書上者皆謂肅宗
也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尊

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至是方改天寶十
四載為至德元載以杜

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改關內來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

使呂崇貴為之

關內來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
節鎮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

化縣本隋之弘化縣天寶元年更名併更慶州
弘化郡為安化郡蒲關即蒲津關使疏吏翻

以陳倉

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

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

守式又翻天水郡秦州

時塞上精兵皆選

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

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

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

朝直遙翻將即亮翻背蒲妹翻監工

街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

懿之曾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

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

娣大計翻時從才用翻

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

益憐之

為良娣挾寵當權得禍張本良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

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

南取長安洛陽

甲子太子即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遠遠蜀中未之知也

所類翻使疏吏翻

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

秩試守右庶子

隴西郡渭州劉秩必房館所薦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

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傳

璘

珍翻黔音琴

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節度都副大使也

盛

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

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傳廣陵郡長

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

廣陵郡楊州

豐王珙克武威都督仍

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

陰鄧景山為之傳克都副大使

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為都使以統之其不

赴鎮者都副大使攝統濟子禮翻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

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克使

依前為節度使也

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

琦珙皆不出閭惟璘赴鎮

為璘舉兵作亂張本

置山南東道節度

使領襄陽等九郡

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

房陵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

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

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

郡

註見上年黔音琴

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

豫章等諸郡

餘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

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

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先悉薦翻守式又翻乘繩證翻

彙秩

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

霍國長公主睿宗女

下嫁裴虛已長知兩翻

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

慶宗

安慶宗誅見上卷上年

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

惡者皆殺之

惡烏路翻

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槌揭其腦蓋

槌蒲

項翻人顙門有骨蓋其上謂之腦蓋今方書所云天靈蓋即其物

流血滿街已已又殺

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

渙迎謁

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中郡更綿州金山郡曰巴西郡

考異曰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
聞上始入科谷天尚早烟霧甚昧知頻使給事中常調
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
舉個懼乃注于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
始吾御宇之初常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迄今
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始
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
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
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
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
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
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
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喪上皇與語悅之房琯
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復薦之

復扶又翻

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

左相渙玄暉之孫也

中宗之復辟也崔玄暉之功列於五王

初京兆李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

長

長知兩翻

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

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

蘄春郡蘄州惡烏路

翻

後得歸隱居潁陽

武后載初元年分河南伊闕嵩陽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

屬河南府

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

舊傳云謁

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為鄴侯家傳云即位八九日矣見賢遍翻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

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

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考異曰舊傳

泌稱山人固辭官秩得以散官寵之得當作特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無以逼令從之

同羅

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

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

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

謀邀結諸番卒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異曰考

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

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虜
馬二千出至漣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
憂死陳胡汾陽王家傳云安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
蕃以為已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
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來矣
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集於經畧軍北按同羅叛賊
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漣水此舊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
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怖死又必須先送降
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
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
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
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又
太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

關使郭英又擒斬之

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西隴山縉慈陵翻誘音酉

同羅

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

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

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

府京兆府也縣長安萬年

已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

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

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通儒

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偽於通儒處請分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微中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諭人主蒼黃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

馬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以震為傳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

中丞震瓌之孫也

蘇瓌事武后中睿三朝歷位台輔

祿山以田乾真為

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

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諲音因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

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

考異曰段秀實別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衆赴行在

今從舊傳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

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

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

據新書秀

實自大堆府果毅遷綏德府折衝李嗣業以戰功散階轉至特進故稱之嗣業大慙即白宰

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

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從才用翻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

守四十餘日

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丘

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

已幸蜀復以書招巡

復扶又翻下後復敢復同

有大將六人官皆開

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

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

將即亮翻帥讀

曰率朝直遙翻

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

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

潮兵爭射之

被皮義翻絕馳偽翻射而亦翻下弩射同

久乃知其橐人得矢

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

復扶又翻下同

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

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

面中六矢而不動

中竹仲翻

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

謀達協翻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

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言叛君附賊未識君臣之

倫也馬於乾翻

未幾出戰

幾居豈翻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項之賊步騎七千餘衆

屯白沙渦

九域志開封中年縣有白沙鎮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

巡

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

司馬彪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昨城縣

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

別彼列翻

嬀檀及胡

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

地檀州漢白

檀縣地續書云白檀縣即古北平

考異曰張中丞傳

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

潮大敗而

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

曰本朝危感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

主上緣哥舒被劒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

太原之甲舊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

到主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

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

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上門蓋

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

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吳敗于葉六月哥舒翰敗

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翟伯

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嚴破之七

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

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
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旬日間民

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為唐守

為于偽翻

常山

太守王甫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

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

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

運說承恩曰

說式芮翻

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

險足以扼其咽喉項屬車駕南遷

咽音煙屬之欲翻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

也蜀在長安南山之南

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

李大夫謂光弼也

王太守

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
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
尾相應則洪勲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
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
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
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
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叅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
人居四通而自安

言信都之地夷庚四達非可居之以自安譬如倒持劍戟

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玘之族兄也

烏承玘見

二百十三卷開元二十年玘音此又且禮翻

考異

是

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

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

左脅夜奔博陵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

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

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

處昌呂翻下

翻嫁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

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

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

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

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為北都中宗神龍元年
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是年復

曰北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

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

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先悲薦翻
易式鼓翻

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

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票

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

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
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汾陽家傳
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
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恒陽至常山
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
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總精兵五萬奔肅
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歡欣哀
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
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記六月十一
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
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
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
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
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曆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

平章事又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
又云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
子儀傳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
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
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
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十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
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
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
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
厯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
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
士馬至自河北以為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
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郊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
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即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
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即
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三日豈能便達靈武

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興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
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志唐厯皆云六月八日破
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
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
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
傳唐厯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
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
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
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
河洛春秋月日尤疎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

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紀考異曰玄宗實錄舊

宗實錄唐厯舊紀長厯皆云壬午朔今從
之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即位於靈武
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
為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
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
庸使

開元十一年宇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
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為之

史

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
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師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
半庭望收軍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七月甲子即位至是凡三

十日使者方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復扶又

同復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詔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

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

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詔

靈武傳位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

武七月甲子即位道路險澀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

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

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辛丑史思明陷藁城初上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曆

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

坊府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初祖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

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

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

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

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

銑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疎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

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

萬年兩赤縣散樂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

雜戲也補音蒲

加以綵繒為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

為船形飾以繒綵列人於中昇之以行

裳羽衣

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

俚俗相傳以為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

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非也

又教舞馬百

匹銜盃上壽

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劉向曰帝即

內廐引蹀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拊轉而舞

又引犀

象入場或拜或舞

五方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

安祿山見

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

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

樂音洛

故雖茅茨

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

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

巧

技渠綺翻

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

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

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

卒子恤翻

乃知人君崇

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盛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

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

梨園弟子見二百一十一卷開元二年賊

皆露刃睨之

睨五計翻
袞視也

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

勝音升

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

山間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索山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

客翻

窮治治直之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並思唐室自

上離馬嵬北行離力智翻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

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

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

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復扶又翻相繼不絕賊不能

制其始自京畿廊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

率為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

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

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馮翊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縣漢

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

之往也

皆自

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上津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為

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

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冤北行兵眾寡

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俟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

又過古未翻

勝音升屬之欲翻下所屬同

上欲以俟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

東征

帥所屬翻統他綜翻將即亮翻

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

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

嗣也

泌毗必翻嗣祥吏翻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

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

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

即其事也

謂皆以有定天下功承大統

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

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為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

以攻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為右廂兵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即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克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因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為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諭其脩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它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

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脩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盞為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生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生曰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為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令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侯聞之謝泌曰此固侯

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

行下孟翻

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

衣於既翻下且衣同

上聞之以告泌曰艱

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

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

稱尺證糊

出懷

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

創侍謀之泌官以處泌

泌

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

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

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

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

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

從于容翻

可者行之不可者

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

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

進

重直龍翻凡宮禁官府門側置輪盤或遇夜門已餘閑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

餘

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為泌請還鑰契張本

阿史

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

北

時九姓胡皆居河曲猶各帶舊置府號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有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

州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

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將寇朔城置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為翻

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

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者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

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

玢方賀翻復扶又翻

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

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張知亮翻

以幽王守禮之

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

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為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

之城郭

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

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

調徒

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

賊中逃歸

復扶又翻

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

上改慶州安化郡為順化

郡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

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

許實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禮記凡為人子者昏定而

晨省奉上時掌翻比
毗至翻省悲景翻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

事見上卷天寶

十三載
十四載

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

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

偽為于翻

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

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

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

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

良娣母家新豐

泌居京兆
故云然

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

泣於廊下聲聞於上

問音

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

亂未已

比毗至翻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

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

為良娣譖

殺倓泌不自安張本惡烏路翻下亦惡同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

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

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

李林甫動搖東宮見

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于容翻

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

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

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

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

惡鳥路翻樂音

洛處昌呂翻

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意必以為

用韋妃之故

廢韋妃事亦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

內慙不懌萬一感憤

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

被面

被皮義翻

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

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

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玄宗幼失昭成后母視良娣祖母鞠愛篤備帝即位封為郕國

夫人其子去逸生良娣必翻娣大計翻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

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

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

耳上從之

史言李泌能引君當道

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

清溪關

越雋郡雋州會同軍當在越雋會川縣當瀘津關要路清溪關在大定城北考異曰唐厯是

月吐蕃陷雋州新傳是歲閏羅鳳乘豐取尋傳驃國皆

雋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雋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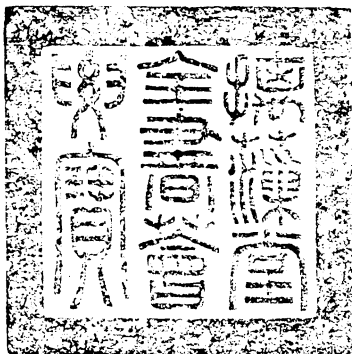
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纊跣履荆棘不以為苦射象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驃古朱波也在

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南
屬海北南詔驛所妙翻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冀大萬

膳錄貢生臣黃永澄